孝經詳說

孝經詳說序

嘗謂孝屬庸行何著之爲經蓋以水源木本聖凡不異僉古同然也其書自漢唐以來鄭注邢疏不一其人要皆各出己見以期發明經義而已操觚之士因場屋標題試論概視爲弋取功名之具臨文勦襲幾使正旨弗彰夫天性未敦彝常莫講此人心世道之憂不獨區區文字之故也余每思論定一書以正海內緣戴星衡文年年未暇己卯嘉平校士初竣牟陽冉太史適以孝經詳說見貽篝燈細讀其考證源流則如淄澠之不可混分別同異復令毫髮之無可疑識超衆有美集諸家直使天經地義千古爲昭

嗚呼說之不詳則守之不約太史之教天下以詳正教天下以約也其四書詳說巳爲士林標凖是集幷當樹鵠藝圃遠紹昔聖之心傳近贊

興朝之文治以正人心以清風俗有功名教豈淺鮮哉抑聞太史笥中尚有諸經詳說待付剞劂吾知得見一斑未窺全豹四方學人必與余同抱此憾而大慰余懷幷慰四方學人之懷太史其有意乎

康熙三十八年歲次己卯嘉平穀旦督學使者濟南年家弟胡世藻敬識於大梁官署之澄懷堂

孝經詳說自序

世所習孝經十八章出之漢初顏芝之子貞以隸書謂之今文孝經孔壁所出二十二章蝌蚪文字謂之古文孝經經文大較相似劉向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定爲十八章其後宗今文者用鄭氏注而論者謂非康成之書宗古文者用孔安國傳而論者謂出劉炫僞作是此非彼各持一議唐明皇自注孝經以十八章爲正書勒國學是爲石臺孝經當時命元行沖作疏及宋邢昺廣之爲正義列於十三經注疏中而今文行古文廢矣司馬溫公獨信古文作爲指解朱子據溫公本爲刋誤分經一章傳十四章倣更

定大學之例未及注釋學者不得宗而習焉元鄱陽董季亨遵刊誤作注名爲孝經大義而其書未盛行明季黄梅瞿罕從朱子所定爲孝經貫注以朱子所刪爲孝經存餘又有考異對問上之朝未蒙頒行世鮮知者此刊誤之所以終爲廢格也陳士賢之注藍本注疏言簡意正讀今文者奉爲科律吾鄉呂忠節公介孺著孝經本義大全或問識解洞徹援引詳備於今文之學集厥成矣然意在進呈頗有浮誇語非儒者注經之體而於王門支流如近谿海門輩世所指爲怪誕不經者亦錄其言使人駭異蓋瑜中之瑕不相掩也余嘗欲依朱子刊誤作訓詁酌董瞿之善

否而損益之購其書未獲又恐於場屋所用有方枘圓鑿之嫌故緩之乃反覆於十八章彙輯羣言參以己見謂之詳說大抵取之本義大全者居多夫學者派出姚江率皆自任聰明驅經從我不肯俛首虛心體會古人之意而介孺於是經討究不遺力大而提綱挈領小而因文敷義補罅疏壅抉疑别謬使聖賢授受精神躍然欲出且於朱子之言數數標舉雖與刊誤不相符而未嘗一語涉詆毀視姚江家專尋朱子之短者有霄壤之異介孺其始染姚江卒歸正學者歟大全所採或沿舊聞不能割棄余爲芟十之二三如蠅點白去而益瑩起介孺於今日能不爲之首

肯哉余所以踵大全之後而爲詳說者意蓋如此若夫全經之蘊以人性爲根柢以愛敬爲發用與天地相流通與治道相表裏貴賤同揆幽明無間余不能窺其精深言之而不能暢覽者其自得焉因書以告同志時

康熙己卯中秋牟陽冉覲祖書於村居之遂初書舍

凡例

一唐明皇注宋邢昺疏列諸十三經中雖無甚精深要不可廢注本簡故備錄之疏頗繁故節取之

一陳士賢明之名儒所注孝經小學久爲士林傳誦立言純正不雜異學以愚說質之同者八九即有不同亦不敢遽謂今是而前非也

一呂介孺注孝經有本義有大全又有或問今於其大注標以本義分注標以大全大注分注並採標以本義大全能集諸家之長以補經文之缺學者細心讀之孝道之宏綱細目無不燦然明備矣愚實資之以成書不敢

掩其美也若其涉陽明家言者悉爲芟削要欲取大全而重錄之以俟徐議

一蔣氏講意先鞭愚所童而習者今繹其言亦頗聯貫間爲採入數條以存舊聞

一愚所纂四書詳說業已公諸海內各經詳說並藏於笥是經易辨故先以付梓臚諸說於前附己見於後旨以綜其要領講以疏其文義但求其詳不避其淺愚纂書之例槩如是也

一朱子刊誤學者多有未睹今既以習見者並訓於世亦宜令其知有朱子更定之意故載於十八章後以俟好

學深思者有所興起呂氏或問有足考鏡源流昭揭指歸者亦摘其要而以愚見爲之參評焉

孝經詳說卷一

牟陽冉覲祖輯撰

開宗明義章第一

疏開張也宗本也明顯也義理也言此章開張一經之宗本顯明五孝之義理故曰開宗明義章也第次也一數之始也以此章總標諸章以次結之故爲第一冠諸章之首焉按孝經遭秦坑焚之後爲河閒顏芝所藏初除挾書之律芝子貞始出之長孫氏及江翁后蒼翼奉張禹等所說皆十八章及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二十二章孔安國作傳劉向校經籍比

量二本除其煩惑以十八章爲定而不列名又有荀昶集其錄及諸家疏並無章名而援神契自天子至庶人五章唯皇侃標其目而冠於章首今鄭注見章名豈先有改除近人追遠而爲之也御注依古今集詳議儒官連狀題其章名重加商量遂依所請大全卷帙既多不得不分章次但題名非古也　今文古文皆有古文首二句爲仲尼閒居曾子侍坐子曰有參字夫孝二句各無也字今文爲開宗明義章

仲尼居曾子侍

注仲尼孔子字居謂閒居曾子孔子弟子侍侍坐

疏居謂閒居者古文孝經云閒居蓋謂乘閒居而坐侍謂侍坐者言侍孔子而坐也案古文云曾子侍坐故知侍謂坐也卑者在尊側曰侍故經謂之侍凡侍有坐有立此曾子侍師侍坐也曲禮有侍坐於先生侍坐於所尊侍坐於君子據此而言明侍坐於夫子也

按邢疏云孔子以曾子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孝經只是孔子言孝之書非孔子自作也邢疏又云假因閒居自標自字稱仲尼居呼參爲子稱曾子侍以聖著書爲假其說尤謬　居侍自是師弟之常

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

注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言先代聖德之王能順天下人心行此至要之化則上下臣人和睦無怨

疏言先代聖帝明王皆行至美之德要約之道以順天下人心而教化之天下之人被服其教用此之故並自相和睦上下尊卑無相怨者參汝能知之乎訓順字甚明當爲定說

陳注至者至善之義要者簡約之名道也德也一也自其得於心而言曰德自其行於身而言曰道德之

至卽所以爲道之要

本義大全德者人所得於天之性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上下統下文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而言孔子言古先聖王有至極之德切要之道以順天下而天下之民一歸於順故協和雍睦上與下俱無怨尤女知此否蓋孔子欲傳孝道於曾子而其道至大難以輕言故先發端以起問也　董鼎曰德者人心所得於天之理仁義禮智信是也此五者皆謂之德而此舉其德之至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皆是而其大目則父子也君臣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此五者

即仁義禮智之性率而行之以爲天下之達道者也皆謂之道而此獨舉其道之要順者不過因人心天理所固有而非有所强拂爲之也　潛室陳氏曰道謂事事物物當然之理德乃行是道而實有得於心者在一人身上只是一箇事物　吳氏曰爲下者順事其上而上無怨於下爲上者順使其下而下無怨於上天地之間一順充塞九族旣睦百姓昭明黎民於變時雍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唐虞成周之盛也看順字猶別

按首提先王從大處說起至德要道串看在己爲至

德行之天下爲要道暗指孝說且勿說破以順天下

順字當玩謂順天下之人心而教之孝是人心所同

然以所同然教之故曰順教字從下文教所由生看

出　民字承天下來和睦推開說天下之民皆孝推

之無不盡善因以和協親睦而上下尊卑舉無怨惡

也和睦故無怨一串意用字猶以字　孝則必弟更

能不犯上作亂則下盡其道自然上之待下亦各盡

其道有不和睦而無怨乎　呂氏謂上下統天子諸

侯卿大夫士庶人而言愚謂上下當泛言不必泥此

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

注參曾子名也禮師有問避席起答敏達也言參不達何足知此至要之義

疏參聞夫子之說乃避所居之席起而對曰參性不聰敏何足以知先王至德要道之義

本義曾子聞孔子之言甚大瞿然起敬避席立對

按孝者曾子所素聞而此未露孝字但言至德要道故曾子以爲不知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汝

注人之行莫大於孝故爲德本言教從孝而生曾參起對故使復坐

疏既敘曾子不知夫子又爲釋之曰夫孝德行之根本也釋先王有至德要道謂至德要道元出於孝孝爲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此釋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謂王教由孝而生也孝道深廣非立可終故使復坐吾語汝也

本義大全孔子告之所謂至德要道者非他孝也孝統衆善爲德之本本猶根也行仁必自孝始而教化由此生焉所以爲德之至道之要也語將更端曾子猶立故命之復坐而詳語之　虞氏淳熙曰夫子言孝不只是孝德凡是道德都是他資助都是他推移

出來譬如樹木有根本就生枝葉誰人止遏得住莫看這孝小了　董鼎曰聖人以五常之道立教本立則道生移之以事君則忠矣資之以事長則順矣施之於閨門則夫婦和矣行之於鄉黨則朋友信矣充擴得去舉天下之大無一物不在吾仁之中無一事不自吾孝中出故曰教之所由生　朱鴻曰孝乃仁之本原仁乃心之全德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愛親故孝爲德之本本立則道生自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以至綏中國保四海無一物無一事不在吾孝之中　吳氏曰孔子之言未竟又將更端以曾子

避席起立故命之還坐而聽也

按孝乃百行之根基凡德皆從孝起故孝爲德之本上之所以教家國天下者固非一端而皆由孝而推故又爲教所由生二句亦是一串意　邢疏以德之本釋至德要道以教由生釋順天下至無怨恐謂教所由生纔推所由未及施教只當以德之本應至德教由生應要道有此至德要道故可以順天下而教之以至和睦無怨也此二句收完先王數句意　復坐以下教曾子以所當盡之孝也中有事君云云自是不屬先王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注父母全而生之己當全而歸之故不敢毀傷言能立身行此孝道自然揚名後世光顯其親故行孝以不毀爲先揚名爲後

疏身謂躬也體謂四肢也髮謂毛髮膚謂皮膚　父母全而生之己當全而歸之者此依鄭注引祭義樂正子春之言也言子之初生受全體於父母故當常自念慮至死全而歸之若曾子啓手啓足之類是也毀謂虧辱傷謂損傷故夫子云不虧其體不辱其身

可謂全矣及鄭注見血爲傷是也　言能立身行此孝道者謂人將立其身先須行此孝道也其行孝道之事則下文始於事親中於事君是也

陳注凡人之身舉其大而言則一身四體舉其細而言則毛髮肌膚此皆受之於父母者爲人子者愛吾父母因以愛吾父母所遺之身常須戰兢戒慎不敢少有毀傷此行孝之始也又須以道修身卓然自立大行於天下流聲於後世使萬世而下賢其子因推本其所生之自而以光顯其父母此行孝之終也

沐本義大全言人之身父母全而生之子當全而歸之

一有虧毀損傷是爲虧體辱親樂正子下堂傷足憂形於色蓋爲此也　又言孝非惟不毀而已必卓然植立此身於天地之間不愧不怍道則身之所當行者窮則獨行其道達則大行於天下雖無意求名而名自稱揚於後世遡流窮源即父母亦有顯榮若行孝不至揚名顯親未得爲立身也　始終非分先後猶言孝之始基孝之完全爾　立身行道揚名所包最廣不專指得位事君者言事君特行道揚名中一事爾　身者天地之所付也父母之所遺也天地父母原不虛生此身撑天柱地致君澤民繼往開來光

前裕後爲法可傳只此一身承當一有傾頹墜依倚搖奪便立不住所以必要子子楚楚磊磊落落站得住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中立不倚獨行不懼昂然爲天地完人父母肖子富貴功名是非毀譽人情世故都搖動不倒方是立身本領　得位事君固是行道所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道必行如此而後大然亦不必專指得位孟子曰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　董鼎曰始言保身之道終言立身之道蓋不敢毀傷者但是不虧其體而已必不虧其行而後方可立身故以是終之

按身體髮膚一段照曾子身分說猶中庸告子路抑而强之意　身體髮膚父母生之在子則爲受之守身所以事親故爲孝之始不然奉親之遺體而致毀傷又可言孝乎立身以人品言卓然自立行必合道不但揚名當時而且及於後世使人皆推論其親之積善乃有賢子如是以光顯其父母則爲孝之終事也不敢毀傷以愛身言是淺處工夫故曰始立身行道揚名顯親則有許多事孝道盡矣故曰終　注疏以道爲孝道太拘只是行其所當行之道泛說爲是

呂氏謂立得定方行得不差認立字行字小巧行

道便是立身事非兩層　立身行道揚名顯親下文
事君正在此內看出則行道還是得君行道方有照
應若此處說獨善則下文事君無著落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注言行孝以事親爲始事君爲中忠孝道著乃能揚
名榮親故曰終於立身也

疏事親事君理兼士庶則終於立身此通貴賤焉鄭
立以爲父母生之是事親爲始四十強而仕是事君
爲中七十致仕是立身爲終劉炫駁云君以始爲在
家終爲致仕則兆庶皆能有始人君所以無終若以

年七十者始爲孝終不致仕者皆爲不立則中壽之輩盡曰不終顏子之流亦無所立矣

陳注夫所謂孝始於聚百順以事親中於盡一心以事君而終於敦百行以立身蓋孝以事親猶爲人子之常必其得君而事能以親之身廣親之志移孝以爲忠乃全事親之道然一行未敦而身有不立則仰爲忠孝之虧故其終尤在能立其身斯爲宇宙之完人而稱孝道之極也

本義大全申結上文之意孝本愛親故以事親爲始行道揚名非事君不能全盡故以事君爲中立身行

道以全親之所付方可以爲人子故以立身爲終事親立身循環無端而事君者所以光大其始終也

曲禮曰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

又曰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恆言不稱老　又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　南軒張氏曰以孝於親論之自其粗者知有冬溫夏凊昏定晨省則當從溫凊定省行之而又知其有進於此者則又泛而行之知之進則行之愈有所施行之力則知愈有所進以至於聖人人倫之至其等級固遠其曲折固多然亦必由是而循循可至　草廬吳

氏曰事親者不敢毀傷其大也左右就養等事在其中矣事君者推愛親之心以愛君也立身者行道揚名之謂也　陳氏曰上言孝之始終而不及於事君者謂行道揚名則事君之道在其中矣然所以如此立言者蓋世之人或有隱居以求志修身以俟命其必皆事君哉　或曰此總論孝之始終也上文止言孝之始終而此又兼言中於事君者蓋行道顯揚非事君不能兄四十始仕移孝爲忠亦理之常也

按事親承不敢毀傷一段故爲始但事親二字不止不毀傷凡温清定省之類皆可包此正言孝也中於

事君上文未明言蓋行道揚名非事君不可事君二字凡所以盡其職者皆在其中此移孝作忠亦孝也行道揚名固不專指事君而此之事君必說入行道揚名內方合終於立身謂卓然豎立爲宇宙之完人承立身行道孝之終一段故爲終又是雙承事親事君忠孝兼盡而亦只滿孝之分量此三句承上類論語均無貧三句體式申結中又串遞生意　合始中終只是一孝可見孝是一生做不盡事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注詩大雅也無念念也聿述也厥其也義取恒念先

祖述修其德

疏夫子敘述立身行道揚名之義既畢乃引大雅文王之詩以結之言凡為人子孫者常念爾之先祖當述修其功德也　此經有十一章引詩及書劉炫云夫子敘經申述先王之道詩書之語事有當其義者則引而證之示言不虛發也七章不引者或事義相違或文勢自足則不引也五經唯傳引詩而禮則雜引詩書及易並意及則引若汎指則云詩曰詩云若指四始之名卽云國風大雅小雅魯頌商頌若指篇名卽言勺曰武曰皆隨所便而引之無定例也

本義聿語助辭引詩言人能念其祖先而聿修其德則孝之始終盡是矣

按詩意只是謂人豈得不念爾之先以自修其德乎詩德字泛言引來專重孝修德即指盡孝說方合非謂先祖之功德祖父一例言念祖即是念親聿字不必訓述　先王言德言教此段切示曾子只可言德而引詩露出德字以見始事親中事君終立身爲能盡孝而合乎德之本矣教自屬先王事君者有所未及

旨大全吳氏曰前言至德要道蓋言在上者之孝而

通乎下夫孝以下二句結前意也後言孝之終始蓋
言在下者之孝而通乎上夫孝以下三句結後意
按吳氏所分與愚見合前段通論先王以孝爲教後
段切示曾子吾語女處截兩夫孝各宜並看引詩只
言德在下之孝可言德不可以言教　時講或謂前
段輕敘論孝之由後段實指孝之始終也按下文天
子之孝分明承德教說則前段亦非輕敘可知
講此章言先王之德教而因以切示曾子也仲尼閒
居曾子侍坐子曰昔者古先聖王有極至之德切要
之道以順天下之民心而教之民用是皆和協親睦

上下尊卑之間無有怨惡女知之乎曾子避席起立對曰參資不明敏何足以知至德要道乎子曰所謂至德要道者非他謂夫孝也德非一端皆因孝而推是孝乃爲德之本也教亦非一端而皆由孝而生是孝乃教之所由生也此先王所謂至德要道以此順天下而教之則上下皆和睦而無怨矣然孝非一二言可盡復坐吾語女　先王固以孝德爲教矣而在下有當盡之實汝不可不知也人之身體髮膚皆受之於父母愛身如愛父母不敢毫有毀損虧傷乃孝之始事也卓然自立其身行必合道揚其聲名自當

時以及於後世因以光顯其父母皆知爲某人之子如是乃孝之終也以此論之夫孝必始於事親由不敢毀傷而推之凡事乎親之道無不盡中於事君必得君而後可以行道揚名終於立身事親能孝事君能忠而卓然豎立此身爲天地間之完人則孝道盡矣　孝爲德之本盡孝即所以修德詩大雅文王之篇有云人可不念爾之先祖以自修其德乎若始事親中事君終立身如是可謂能念祖而修德矣

天子章第二

疏前開宗明義章雖通貴賤其迹未著故此已下至於庶人凡有五章謂之五孝各說行孝奉親之事而立教焉天子至尊故標居其首按禮記表記云惟天子受命於天故曰天子白虎通云王者父天母地故曰天子虞夏以上未有此名殷周以來始謂王者爲天子也天子二字始於說命

本義大全天子建中和之極故特稱子曰以天子之孝統之以廣上文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之意

今文古文皆有古文蓋天子之孝無也字今文爲

天子章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

注不敢惡博愛也不敢慢廣敬也刑法也君行博愛廣敬之道使人皆不慢惡其親則德教加被天下當爲四海之法則也蓋猶略也孝道廣大此略言之

疏五等之孝惟於天子章稱子曰者皇侃云上陳天子極尊下列庶人極卑尊卑既異恐嫌爲孝之理有別故以一子曰通冠五章明尊卑貴賤有殊而奉親之道無二此陳天子之孝也所謂愛親者是天子身

行愛敬也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者是天子施化使天下之人皆行愛敬不敢慢惡於其親也親謂其父母也言天子豈惟因心內恕克己復禮自行愛敬而已亦當設教施令使天下之人不慢惡於其父母如此則至德要道之教加被天下亦當使四海慕化而法則之此蓋是天子之行孝也　皇侃云愛敬各有心迹烝烝至惜是爲愛心溫清搔摩是爲愛迹肅肅悚慄是爲敬心拜伏擎跪是爲敬迹舊說云愛生於眞敬起自嚴孝是眞性故先愛後敬也　舊問曰天子以愛敬爲孝及庶人以躬耕爲孝五者並相通

否梁王答云天子旣極愛敬必須五等行之然後乃成庶人雖在躬耕豈不愛敬及不驕不溢已下事邪以此言之五等之孝互相通也然諸侯言保社稷大夫言守宗廟士言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以則言之天子當云保其天下庶人當云保其田農此略之不言何也愛敬盡於事親之下而言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保守之理已定不煩更言保也庶人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保守田農不離於此旣無守任不假言保守也　百姓謂天下之人皆有族姓言百舉其多也尚書云平章百姓則謂百姓爲百官爲

下有黎民之文所以百姓非兆庶也　孔傳云蓋者
辜較之辭劉炫云辜較猶梗概也孝道既廣此纔舉
其大略也劉瓛云蓋者不終盡之辭明孝道之廣大
此略言之也皇侃云略陳如此未能究竟是也
陳注親謂父母也惡憎惡也慢之反慢敖慢也爲
敬之反德教謂至德之教刑儀刑也天子之身乃法
之所自出故爲天子而愛其親者必其於人無所不
愛而不敢有所惡於人敬其親者必其於人無所不
敬而不敢有所慢於人夫惟不敢惡於人而以無所
不愛之心愛其親不敢慢於人而以無所不敬之心

敬其親然後愛敬爲盡於事親而天子以此至德要道之教行於一人加於百姓則四海之大皆知有所覜效儀刑趨愛趨敬而同歸於孝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此乃天子之孝而非諸侯卿大夫之可比也

本義大全此承上文而首言天子之孝也愛親者必推愛親之心以愛人而不敢惡敬親者必推敬親之心以敬人而不敢慢夫有所惡慢於人則愛敬其親之心薄且恐或以貽親之辱言不敢者兢業小心之極也　天子德教所從出四海所覜倣以此不敢之心盡愛敬其親之道無所不至其極而推以愛人敬

人則百姓之衆皆被服其德意教化四海之大皆祇
爲儀刑所謂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如此
蓋天子之孝有終始當如是也蓋者約辭有不盡之
意孝道廣大此特略言之耳故下必引書以明之
邢昺正義謂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是天子施化
使天下之人皆行愛敬不敢惡慢其親維祺按此似
後一層事於不敢字不切　魯齋許氏曰事親大節
目是養體養志致愛致敬四事中致愛敬尤急所以
孝只是愛親敬親兩事耳天子之孝推愛敬之心以
及天下亦惟此二事爲能刑於四海固結人心舍此

則法術矣其效與聖人不相似　董鼎曰天子者天下之表也上行之則下傚之君好之則民從之天子所以愛敬其親者亦莫敢不至況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本人情天理之固有天子亦因其所固有而利導之耳安有感之而不應倡之而不和者

按不敢惡慢於人注疏使人不惡慢其親之說陳注已不從之而呂氏大全又駁之固不可從矣依陳注作於人無不愛敬而不敢有所惡慢說又得呂氏有所惡慢則愛敬其親之心薄且恐貽親之辱云云其

意稍暢但陳注以不敢惡慢人而無所不愛敬入在盡字內講似大費力而呂氏因之云以此不敢之心盡愛敬其親之道不露人字稍覺渾融然愚意終未愜不如以愛敬盡於事親只承愛親敬親者而以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與不敢惡慢相應似屬明白舊說未可全非但不當以不惡慢屬人耳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人人皆愛敬其親卽見上之不敢惡慢處此亦易明　聖治章不愛其親而愛他人是以教他人愛親爲愛他人不敢惡慢當會此意又廣至德章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尤可證　依陳

呂之說與孝治章不敢遺失意相合似未盡　尋常說只愛敬盡於事親足矣爲是天子之孝合天下以爲孝之量故須說及於人　德教二字卽首章德之本教所由生以德施爲教也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是一意百姓以人言四海以地言加之卽有以刑之只是皆愛敬其親耳　百姓不必依或問作畿內　下補和睦無怨意

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注甫刑卽尚書呂刑也一人天子也慶善也十億日兆義取天子行孝兆人皆賴其善

疏夫子述天子之行孝既畢乃引尚書甫刑篇之言以結成其義慶善也言天子一人有善則天下兆庶皆倚賴之也善則愛敬是也一人有慶結愛敬盡於事親已上也兆民賴之結而德教加於百姓已下也

孔安國云後爲甫侯故稱甫刑詩大雅嵩高之篇宣王之詩云生甫及申揚之水爲平王之詩不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爲甫侯不知因呂國改作甫名不知別封餘國而爲甫號然子孫封甫穆王時未有甫名而稱爲甫刑云者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也

舊說天子自稱則言予一人予我也言我雖身處上

位猶是人中之一耳與人不異是謙也若臣人稱之則惟言一人言四海之內惟一人乃爲尊稱也　姓言百民稱兆皆舉其多也

按書蔡傳慶字不作善解只是喜慶之意此作善看稍實

旨按天子之孝當重愛敬盡於事親一句盡字內所包甚多　上二句虛只泛言其理下三句實方切天子說天子自盡其事親之道而卽以爲德教所加所謂至德要道也　注疏似偏重德教加百姓上未妥

講此言天子之孝也子曰自愛其親者必不敢惡於

人亦有以愛之自敬其親者必不敢慢於人亦有以敬之也所以然者上之人愛敬盡於事親其愛敬無所不至而以愛敬之德爲愛敬之教施及於百姓儀刑於四海莫不各愛敬其親矣是亦上愛敬之所及也合天下以爲愛敬蓋天子之孝當如是也　書甫刑篇有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愛敬盡於事親一人有慶也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兆民賴之也所謂一人者惟天子當之矣

諸侯章第三

疏次天子之貴者諸侯也按釋詁云公侯君也不曰諸公者嫌涉天子三公也故以其次稱爲諸侯猶言諸國之君也

大全今文古文皆有古文無三也字今文爲諸侯章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

注諸侯列國之君貴在人上可謂高矣而能不驕則免危也費用約儉謂之制節愼行禮法謂之謹度無

禮爲驕奢泰爲溢列國皆有社稷其君主而祭之言富貴常在其身則常爲社稷之主而人自和平也

疏夫子前述天子行孝之事已畢次明諸侯行孝也言諸侯在一國臣人之上其位高矣高者危懼若能不以貴自驕則雖處高位終不至於傾危也積一國之賦稅其府庫充滿矣若制立節限愼守法度則雖充滿而不至盈溢也滿謂充實溢謂奢侈書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言諸侯貴爲一國人主富有一國之財故宜戒之也又覆述不危不溢之義言居高位而

不傾危所以長守其貴財貨充滿而不爲溢所以長守其富使富貴長久不去離其身然後乃能安其國之社稷而協和所統之臣人謂社稷以此安臣人以此和也言此上所陳蓋是諸侯之行孝也皇侃云民是廣及無知人是稍知仁義卽府史之徒故言民人明遠近皆和悅也　費用約儉謂之制節者此依鄭注釋制節也謂費國之財以供己用每事儉約不爲華奢愼行禮法謂之謹度者此釋謹度也言不可奢僭當須愼行禮法無所乖越動合典章皇侃云謂宮室車旗之類皆不傚僭也　皆有社稷者韓詩外傳

云天子大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中央黃土若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土苴以白茅而與之諸侯以此土封之爲社明受於天子也社卽土神也經典所論社稷皆連言之皇侃以爲稷五穀之長亦爲土神據此稷亦社之類也言諸侯有社稷乃有國無社稷則無國也其君主而祭之者按傳曰君人者社稷是主社稷因地故以列國言之祭必繇君故以其君言之言富貴常在其身者此依王注釋富貴不離其身也則長爲社稷之主者釋保其社稷也而人自和平者釋和其民人也然經上文先貴後富言因

貴而富也下覆之富在貴先者此與易繫辭崇高莫大乎富貴老子云富貴而驕皆隨便而言之非富合先於貴也

本義大全高處尊位也危將墜而不安也制節制財用之節謹度謹禮法之度滿處富足也溢汎濫也位尊曰貴財足曰富諸侯貴踞一國之上如自高臨下處之者易以危富有一國之財如水滿器中持之者易以溢有如不自矜肆雖高不危制節謹度雖滿不溢不危則不失其位不溢則不至悖出　社主土稷主穀民生所賴以安養者諸侯謂公侯伯子男指

有一國者言諸侯爲社稷之主必不危不溢長守富貴不至離其身然後能保守社稷而人民和悅蓋諸侯之孝有終始當如是也　或曰民是無位者人是有位者　董鼎曰諸侯自始封之君受命於天子而有民人有社稷以傳之子孫所謂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豈易得之則爲諸侯之先公者其身雖沒其心猶願有賢子孫世世守之而不失也爲其子孫者果能循理奉法足以長守其富貴則能保先公之社稷和先公之民人矣諸侯之所以爲孝者莫大於此如其不念先公積累之艱勤恣爲驕奢至於危溢以

失其富貴而不能保其社稷人民則不孝實甚焉此諸侯所當戒也

按溢訓泛溢只是水流出外之意或拈驕溢二字並言未妥蓋不驕然後不危制節謹度然後不溢　論語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民人朱子只作民說或謂彼爲宰無臣此處諸侯當兼臣民爲是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注戰戰恐懼兢兢戒愼臨深恐墜履薄恐陷義取爲君恆須戒懼

疏夫子述諸侯行孝終畢乃引小雅小旻之詩以結

之言諸侯富貴不可驕溢常須戒懼故戰戰兢兢常如臨深履薄也

本義大全引此以明不危不溢之意　謹按此詩是傳孝心法乃曾子生平著力處後嘗有疾口詠此詩以傳示弟子易簀之夕必曰吾得正而斃焉得力於此多矣故聖門惟曾子之傳爲得其宗焉　虞氏淳熙曰夫子引小雅小旻之詩說道做諸侯的長戰戰的恐懼兢兢的戒謹恰似在深水邊頭立生怕跌下去恰似在薄冰背上行生怕陷下去這般謹慎方得免患可見這富貴這社稷人民不是安逸受享的物

事就如深水薄冰元無二樣儻或一些差池求生不得所以諸侯必須不驕不侈然後爲孝　或曰此孝子保身之法獨以證諸侯之孝者以諸侯易於驕侈也

按曾子啓手足時猶引此詩其傳於夫子者有自來也　戰戰兢兢是人皆用得不獨諸侯爲然宜活看在諸侯則在不驕與制節謹度上見

旨此章三疊文法不危不溢一層守貴守富一層保社稷和人民一層到得保社稷和人民方見孝而其盡孝之實處只在不驕與制節謹度上　富貴不離

其身是轉語卽長富貴意與第二箇高而不危滿而
不溢語氣同　引詩是做非贊
講此言諸侯之孝也諸侯在臣民之上能不驕傲自
恣位雖崇高而不至於傾危享一國之富能制財用
之節謹禮法之度財雖盈滿而不至於溢出高者貴
也不危所以長守其貴也滿者富也不溢所以長守
其富也惟其長守富貴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
社稷而不失和其人民而不叛蓋諸侯世守其國其
孝當如是也　詩小雅小旻之篇有云戰戰恐懼兢
兢戒謹如臨深淵而恐墜如履薄冰而恐陷諸侯之

在上不驕制節謹度以守富貴保社稷和人民何以
異是

卿大夫章第四

疏按諸侯之貴者卽卿大夫焉說文云卿章也白虎通云卿之爲言章也章善明理也大夫之爲言大扶扶進人者也故傳云進賢達能謂之卿大夫王制云上大夫卿也又典命云王之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則爲卿與大夫異也今連言者以其行同也

陳注王朝侯國其卿大夫之位分雖不同然章中乃統論其當行之孝不必泥引詩以事一人之辭而謂專示王之卿大夫也

大全今文古文俱同今文爲卿大夫章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

注服者身之表也先王制五服各有等差言卿大夫遵守禮法不敢僭上偪下法言謂禮法之言德行謂道德之行若言非法行非德則虧孝道故不敢也言必守法行必遵道言行皆遵法道所以無可擇也禮法之言焉有口過道德之行自無怨惡三者服言行也禮卿大夫立三廟以奉先祖言能備此三者則能

常守宗廟之祀

疏夫子述諸侯行孝之事終畢次明卿大夫之行孝也言大夫委質事君學以從政立朝則接對賓客出聘則將命他邦服飾言行須遵禮典非先王禮法之衣服則不敢服之於身若非先王禮法之言辭則不敢道之於口若非先王道德之景行亦不敢行之於身就此三事之中言行尤須重愼是故非禮法則不言非道德則不行所以口無可擇之言身無可擇之行也使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服飾言行三者無虧然後乃能守其先祖之宗廟是蓋卿大

夫之行孝也　皐陶篇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孔傳云天子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采章各異是有等差也言卿大夫遵守禮法不敢僭上偪下者僭上謂服飾過制僭擬於上也偪下謂服飾儉固偪迫於下也卿大夫言必守法行必遵德服飾須合禮度無宜僭偪劉炫引禮證之曰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是也又按尚書益稷篇稱命禹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章施於五色作服汝明孔傳曰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

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此古之天子冕服十二章以
日月星辰及山龍華蟲六章畫於衣衣法於天畫之
爲陽也以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繡之於裳裳法於地
繡之爲陰也日月星辰取照臨於下山取興雲致雨
龍取變化無窮華蟲謂雉取耿介藻取文章火取炎
上以助其德粉取潔白米取能養黼取斷割黻取背
惡向善皆爲百王之明戒以益其德諸侯自龍袞而
下八章也四章畫於衣四章繡於裳大夫藻火粉米
四章也二章畫於衣二章繡於裳孔安國蓋約夏殷
章服爲說周制則天子冕服九章象陽之數極也按

鄭注周禮司服稱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又云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古文以山爲九章之首火在宗彝之下周制以龍爲九章之首火在宗彝之上是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也又按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羣小祀則玄冕而冕服九章也又按鄭注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

毳皆絺以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章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絺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又按司服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則周自公侯伯子男其服之章數又與古之象服差矣　經言無擇謂令言行無可擇也　口有過惡者以言之非禮法行有怨

惡者以所行非道德也若言必守法行必遵道則口無過怨惡無自而生　皇侃云初陳教本故舉三事服在身外可見不假多戒言行出於內府難明必須備言最於後結宜應總言謂人相見先觀容飾次交言辭後考德行故言三者以服爲先德行爲後也禮卿大夫立三廟義見末章以奉先祖謂奉事其祖考也能備三者則能長守宗廟之祀言卿大夫若能備服飾言行故能守宗廟也

陳注先王蓋古之以孝治天下者故其服爲法服其言爲法言其行爲德行也無擇謂言行皆與道法相

合而無可選擇也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惟恐服之不衷爲身之災也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惟恐言輕而招辜也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惟恐行輕而招辱也以此之故非法則不言言則必合於法非道則不行行則必中於道出於口者無可擇之言行於身者無可擇之行是以言之多至於徧滿天下而無口過行之多至於徧滿天下無怨惡也服法服道法言行德行三者旣全備矣斯能長守其宗廟以奉其先祖之祭祀則此卿大夫之孝當如是也

本義大全法服法度之服先王制章服各有品秩法

言法度之言德行心有所得而見之於行者服之不衷身之災也非法服而服之是僭上偪下非法言是妄言也非德行是僞行也服之言之行之有虧孝道故三者皆不敢也　是故言必守法行必遵道、口之所言身之所行皆遵道法故無可擇言之多雖至於滿天下無卒口之過行之多雖至於滿天下不招人之怨惡卿大夫立朝則敷奏接賓出使則將命布德故言行可滿天下　宗廟者按祭法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卿大夫三廟卿大夫通指王朝列國言卿大夫世守宗廟僭服妄言僞行有一則不免於罪廢惟

法服法言德行之三者全備而後能保守宗祀蓋卿大夫之孝有終始當如是也　薛氏瑄曰古人衣冠偉博皆所以嚴其外而肅其內後人服一切簡便短窄之衣起居動靜惟務安適外無所嚴內無所肅鮮不習而爲輕佻浮薄者　又曰輕言戲謔最害事蓋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之苟輕言戲謔雖有誠實之言人亦弗之信矣易曰修辭立其誠必須無一言妄發斯可學道苟信口亂談而資笑謔其違道遠矣鄒氏元標曰聖人之教庸德是程大經是經而世之學者往往跳於經常之外游情溟涬脫略名教自以

爲逃世網解天弢知者謂之亂常謂之拂經夫亂常拂經者是曰邪慝聖教所不容而德之賊也　呂氏曰父母生身最難須將聖人言行一一體貼在身上將此身喚作一箇聖賢的肢體方是孝順

按先王之法服有定制若法言德行只是大槪說首三句重在不敢字惟其不敢所以非法不言非道不行道卽德也行道有得原無可分惟其言皆法行皆道則無可檢擇矣滿天下只是形容其多無口過之過或云照怨惡一例以人之督過言是深一層說無擇便是無不善之言行無口過無怨惡是不得

罪於人如此分看亦有理

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注夙早也懈惰也義取爲卿大夫能早夜不惰敬事其君也

疏夫子旣述卿大夫行孝終畢乃引大雅蒸民之詩以結之言卿大夫當早起夜寐以事天子不得懈惰匪猶不也　敬事其君者釋以事一人不言天子而言君者欲通諸侯卿大夫也　舊說云天子諸侯各有卿大夫此章旣云言行滿於天下又引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是舉天子卿大夫當爾則諸侯卿大

夫可知也
陳注一人天子也引詩之意蓋言卿大夫當早起夜
寐以事天子而不得懈惰也此乃深致其勸勉之意
本義引仲山甫修其威儀爲王喉舌夙夜小心式於
古訓不敢懈惰以事其君以明卿大夫之孝
按匪懈卽照三不敢意說卿大夫自是事君者或推
開說因孝以作忠似非正意
旨大全草廬吳氏曰人之相與先觀容飾次交言辭
後考德行孟子言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意
與此同故首服次言次行然是故以下申言行而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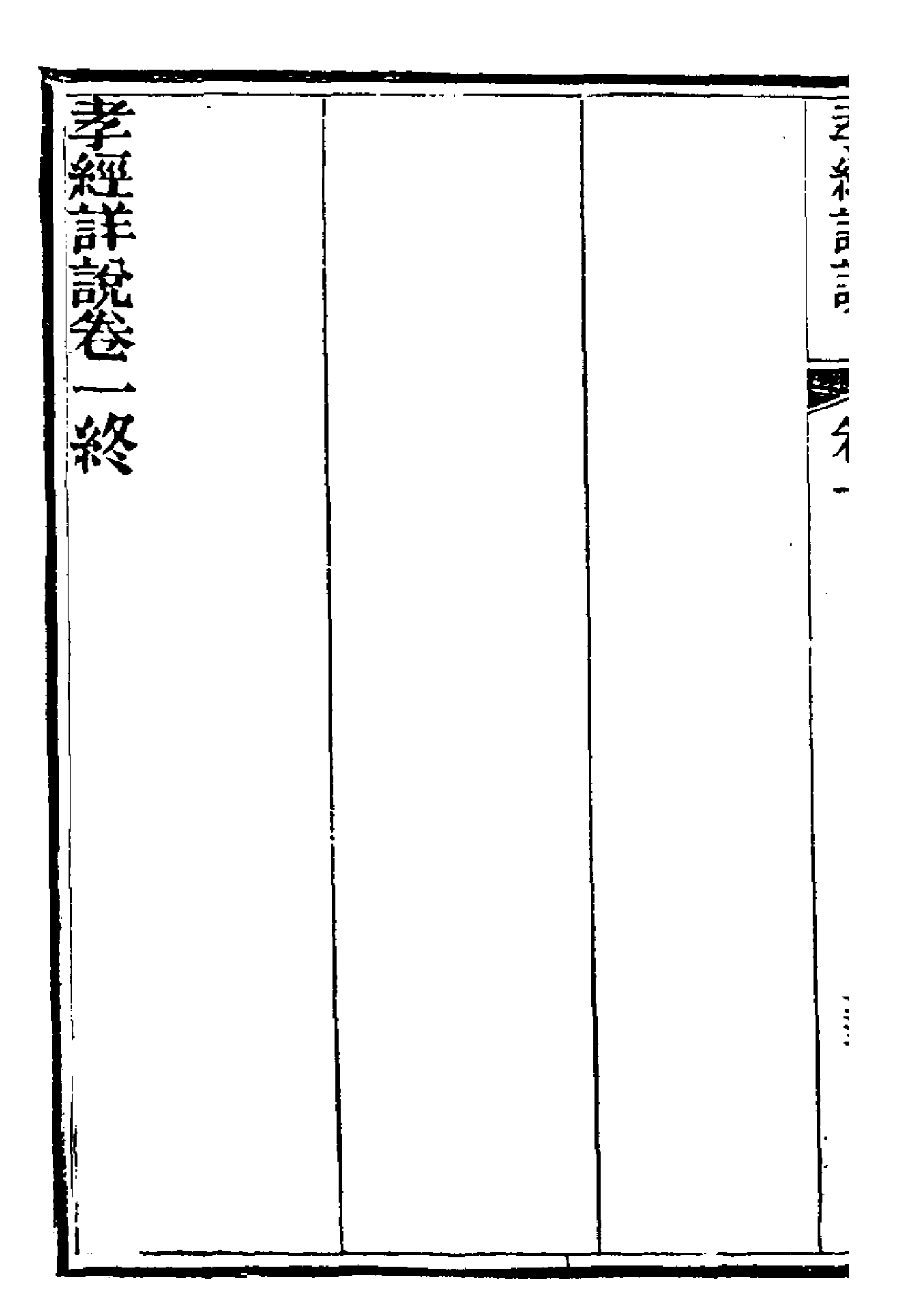
及服者蓋以服明白易見不必更申故下文又以三者總結之也

按首三句服言行平列是故二字接上卻只說言行蓋衣服雖亦是緊要事然易爲力故可略之且於言行滿天下處衣服無可說也末繳前意只得又並言三者到得守宗廟方見孝與諸侯保社稷同意　其所以盡孝之實只在三不敢上見　卿大夫既事君凡其服言行皆屬事君之時卽皆其匪懈處也

講此言卿大夫之孝也人之一生服言行其最重矣服有定制先王之法服也言有謨訓先王之法言也

行有規範先王之德行也非先王所製之法服不敢服之於體非先王所垂之法言不敢道之於口非先王所貽之德行不敢行之於身三者常存此惕然不敢之心自無所苟是故非法度則不言非道德則不行不言非法則口無擇於言而皆法言也不行非道則身無擇於行而皆道行也其言之多至於遍滿天下而不至以口招過責其行之多至於遍滿天下而不至取人怨惡合之非法不服三者皆備矣然後能獲上而不失其位因以保其宗廟而祖宗之血食不絕蓋卿大夫世祿之家其孝當如是也　夫卿大夫

無論王朝侯國皆事君者而王朝之卿大夫尤著詩大雅烝民之篇有云仲山甫於早夜之閒無有懈惰以事一人若卿大夫之服法服言法言行德行正所謂匪懈以事君者者有不能守其宗廟者乎



孝經詳說卷一終

孝經詳說卷二

牟陽冉覲祖蜚撰

士章第五

疏大卿大夫者卽士也案說文曰數始於一終於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毛詩傳曰士者事也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禮辨名記曰士者任事之稱也傳曰通古今辨然不然謂之士

陳注古有上士中士下士之三等然其位總居卿大夫之下故以士名章

大全古文今文皆有古文保其祿位謂保其爵祿今

文爲士章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

注資取也言愛父與母同敬父與君同事父兼愛與敬也移事父孝以事於君則爲忠矣移事兄敬以事於長則爲順矣能盡忠順以事君長則長安祿位永守祭祀

疏夫子述卿大夫行孝之事終次明士之行孝也言

士始升公朝離親入仕故此敘事父之愛敬宜均事母與君以明割恩從義也資者取也取於事父之行以事母則愛父與愛母同取於事父之行以事君則敬父與敬君同母之於子先取其愛君之於臣先取其敬皆不奪其性若兼取愛敬者其惟父乎既說愛敬取捨之理遂明出身入仕之行故者連上之辭謂以事父之孝移事其君則爲忠矣以事兄之敬移事於長則爲順矣長謂公卿大夫言其位長於士也又言事上之道在於忠順二者皆能不失則可事上矣上謂君與長也言以忠順事上然後乃能保其祿秩

官位而長守先祖之祭祀蓋士之孝也　資取也此依孔傳也案鄭注表記考工記並同訓資取也注言愛父與母同敬父與君同者謂事母之愛事君之敬並同於父也然愛之與敬俱出於心君以尊高而敬深母以鞠育而愛厚劉炫曰夫親至則敬不極此情親而恭少尊至則愛不極此心敬而恩殺也故敬極於君愛極於母梁王云天子章陳愛敬以辨化也此章陳愛敬以辨情也　嚴植之曰上云君父敬同則忠孝不得有異言以至孝之心事君必忠也　下章云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注不言悌而言敬者順經

文也左傳曰兄愛弟敬又曰弟順而敬則知悌之與敬其義同焉　能盡忠順以事君長則能保其祿位也祿謂廪食位謂爵位　祭者際也人神相接故曰際也祀者似也謂祀者似將見先人也士亦有廟經不言耳大夫既言宗廟士可知也士言祭祀則大夫之祭祀亦可知也皆互以相明也

陳注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謂取事父之道以事母而愛母同於愛父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謂取事父之道以事君而敬君同於敬父也母取其愛君取其敬者蓋母主於恩而君主於義故事母雖未嘗

不敬而專取其愛事君雖未嘗不愛而專取其敬合愛與敬而兼之者則惟父然也為士者移事父之孝以事君則為忠移事父之敬以事長則為順守其忠順而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常保其祿位永守其祭祀此則為士之孝當如是也　諸侯言社稷卿大夫言宗廟士言祭祀各以其所事為重也若下文庶人則薦而不祭又非士之比矣

本義大全資藉也言愛敬其父而藉以愛母敬君皆同也母非不敬以愛為主君非不愛以敬為主兼愛與敬惟父而已皆本人情自然而然非有所強也此

移孝爲忠之道所由生也　故承上文而言忠謂盡心無隱順謂循理無違士初離膝下方登仕籍或未盡知事君之道第用事父之孝以事君則爲忠矣卽用事父之敬以事長則爲順矣長謂士之上有卿大夫爲之長也　士如上士中士下士指已仕者言合忠與順而不失其道以事君與長然後能安保其俸禀之祿官爵之位而永守其祖先之祭祀無田則亦不祭故祿位與祭祀相關蓋士之孝有終始當如是

以敬之敬卽承上敬同取敬之敬蓋以敬父之敬事其長也言敬父而敬兄之敬在其中矣正義之解

非也　董鼎曰取事父之道以事母其愛母則同於愛父雖未嘗不敬也而以愛爲主以父主義母主恩故也取事父之道以事君其敬君則同於敬父雖未嘗不愛也而以敬爲主以君臣之際義勝恩也　章氏懋曰先王廟祀之典不及下士庶人蓋以其分之有限禮不下達而人情猶有歉焉至宋大儒君子創爲祠堂之制則通上下皆得爲之然後盡於人心豈非以義起者乎

按資舊訓取呂氏訓藉亦無大別而藉字稍活　事母自愛豈待取之事父乎論理如是爾母取愛君取

敬兩取字非資字意呂云猶言用字母愛君敬重君敬一邊本文之意只是要從父之敬引到事君非以母與父相較也母是陪說　以孝事父二句呂氏說好言卽事父可以得事君事長之道所謂資於事父以事君也與泛說移孝作忠稍不同忠孝尋常並言故云以孝事君則忠　以孝事君之孝亦屬敬以敬事長之敬亦屬事父之敬此處未及事兄也　忠順不失是過脈語意本雙承上字宜兼君長爲是　本義只重以事父之敬事君則爲忠事長亦是連類及之　祿位固君所操而卿大夫亦有責故保祿位雙

承君長　保祿位方能守祭祀

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注忝辱也所生謂父母也義取早興夜寐無辱其親

疏夫子述士行孝畢乃引小雅小宛之詩以證之也言士行孝當早起夜寐無辱其父母也

陳注引詩以深惕為士者當早起夜寐以行孝無致祿位不保而祭祀不守以辱其父母也

本義引詩言早夜敬謹無辱所生之親以明忠順不失之意

按無忝所生只說事父一截能無忝所生則可以忠

順事君長矣然依陳注當是忠順不失保祿位守祭祀方爲無忝所生又全是下一截也陳說可從

旨此章是資事父之敬以事君則能忠而可以保祿位守祭祀士之孝如此前面言母是間文後面言長亦是帶說　重以孝事君則忠二句爲上下關紐

講此言士之孝也事親之道愛敬盡之矣然而有分焉事父固愛也而事母亦主於愛資於事父之道以事母而其愛則同事父固敬也而事君亦主於敬資於事父之道以事君而其敬則同故於母但取其愛而於君但取其敬兼乎愛敬者惟父也故不必別求

事君之道但以事父之孝事其君則能忠矣事父之孝不外敬也而因事君以及事長不必別求事長之道但以此敬事其長則能順矣忠與順二者不失以事其君長則事之盡其道而得君長之歡心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因以守其祭祀蓋士之孝如是也　人必不辱父母而後可以稱孝詩小宛之篇有云人子於早起夜寐之時一一皆無忝於所生則謂之孝矣忠順不失而保祿位守祭祀其何忝之有哉

庶人章第六

疏庶者衆也謂天下衆人也皇侃云不言衆民者兼包府史之屬通謂之庶人也嚴植之以爲士有員位人無限極故士以下皆爲庶人

陳注庶人泛指衆人學爲士而未受命與農工商賈之屬皆是也

本義大全經之首章統論孝之始終中乃推極孝之通於天下而末總結之朱子曰首尾相應次第相承文勢連屬脈絡通貫至矣　今文古文皆有古文分地之利爲因地之利自天子句多子曰以下四字今

文爲庶人章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注春生夏長秋斂冬藏舉事順時此用天道也分別五土視其高下各盡所宜此分地利也身恭謹則遠恥辱用節省則免飢寒公賦既充則私養不闕庶人爲孝唯此而已

疏夫子述士之行孝已畢次明庶人之行孝也言庶人服田力穡當須用天之四時生成之道也分地五土所宜之利謹慎其身節省其用以供養其父母此則庶人之孝也　舉事順時者謂舉農畝之事順四

時之氣春生則耕種夏長則芸苗秋收則穫刈冬藏則入廩也　分別五土視其高下者此依鄭注也案周禮大司徒云五土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謂庶人須能分別視此五土之高下隨所宜而播種之則職方氏之所謂青州其穀宜稻麥雍州其穀宜黍稷之類是也各盡其所宜劉炫云黍稷生於陸菰稻生於水　身恭謹則遠恥辱者論語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用節省則免飢寒者用謂庶人衣服飲食喪祭之用當須節省禮記曰食節事時又曰庶人無故不食珍及三年耕必有一年

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
旱水溢民無菜色是免飢寒也公賦既充則私養不
闕者自上稅下之名也謂常省節財用公家賦稅充
足而私養父母不闕乏也　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皆
言蓋而庶人獨言此注釋言此之意也謂天子至士
孝行廣大其章略述宏綱所以言蓋也庶人用天分
地謹身節用其孝行已盡故曰此言惟此而已庶人
不引詩者義盡於此無贅辭也
陳注謹身者謹修其身不妄爲也節用者省節飲食
衣服喪祭之財用不妄費也庶人未受命爲士既不

得以事君所事者惟父母而已故以能養父母爲孝其用天之道而耕耘收穫一順乎時令分地之利而禾黍菽麥一任乎土宜又必謹守其身而不敢放縱省節其用而不敢奢侈以此爲事奉養其父母則不徒能養父母之口體而養志亦無不足矣此庶人孝所當然也

本義大全不順天道物無以生不辨地利物無以成二者皆得則生植成遂衣食足矣尤必謹守其身而不敢放縱節其財用而不敢奢侈以此養其父母不徒養口體且養志矣庶人之孝有終始惟此而已

此章變蓋言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其應行之孝道甚廣所言亦未敢以爲盡故云蓋而猶必引詩書證之若庶人之孝其理易明其事易盡故直指之曰此而不必引詩矣　董鼎曰衣食既足又必謹其身而不敢放縱節其用而不敢奢侈惟恐縱肆則犯禮而自蹈於刑戮侈用則傷財而不免於飢寒常以此爲心則所以養其父母者不徒養口體有餘而養志亦無不足　西山眞氏作庶人章解曰春宜深耕夏宜數耘禾稻成熟宜早收斂豆麥黍米桑麻蔬菓宜及時用功浚治此便是用天之道高田種早低地種

脱燥處宜麥溼處宜禾田硬宜豆山畬宜粟隨地所宜無不栽種此便是分地之利旣能如是又要謹身節用念我此身父母所生宜自愛恤莫作罪過莫犯刑責得忍且忍莫要鬬毆得休且休莫興詞訟入孝出弟上和下睦此便是謹身財物難得當須愛惜食足充口不須貪味衣足蔽體不須奢華莫喜飲酒飲酒失事莫喜賭博賭博壞家莫習魔教莫信邪師莫貪浪遊莫看百戲凡人皆以妄費便生許多事端旣不妄費卽不妄求自然安妥無諸災難此便是節用謹身則不憂惱父母節用則能供給父母能是二者

郎是爲孝故曰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司馬溫公著古文孝經指解一日省墓止餘慶寺有父老五六輩獻粟米菜蔬復請曰願聞資政講書以爲鄉里之訓光欣然取紙筆書庶人章講之

按講家或以用天之道二句開衣食之源謹身二句爲節衣食之流其說亦通但該不得謹身二字謹身是不生事惹禍常得奉養父母不僅在衣食上說也

陳注養志正從謹身上看出不然只是養口體矣

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注始自天子終於庶人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而患不

能及者未之有也言無此理故曰未有

疏夫子述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行孝畢於此總結之則其五等尊卑雖殊至於奉親其道不別故從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其孝則無終始貴賤之異也或有自患己身不能及於孝未之有也自古及今未有此理蓋是勉人行孝之辭也　始自天子終於庶人者謂五章以天子爲始庶人爲終也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者謂天子庶人尊卑雖別至於行孝其道不殊天子須愛親敬親諸侯須不驕不溢卿大夫須言行無擇士須資親事君庶人謹身節用各因心而行之

行之斯至豈藉創物之智扛鼎之力若牽强之無不及也而患不能及者未之有者謂人無貴賤尊卑行孝之道同致若各率其己分則皆能養親言患不及於孝者未有也

本義大全故自天子下至庶人雖有尊卑之分其根於一本則一孝雖有五等之別其始於事親終於立身則一有如立心不純用力不果其於立身之終事親之始皆無成就如是而禍患不及必無之理也孔子爲天子庶人通設此戒以結上文之旨可謂至儆切矣　草廬吳氏曰孝之終謂立身孝之始謂事親

孝無終始謂不能事親立身也患禍難也不能事親立身則禍難必及之甚則天子不能保其天下諸侯不能保其國卿大夫不能保其家庶人不能保其身也　又夫子既條陳五孝之用而其言孝道之極則天子可以刑四海諸侯可以保社稷卿大夫可以守宗廟士可以守祭祀庶人可以養父母其必至之效有如此聞者宜有以自勸矣然尤恐其信道之不篤用力之不果凡以吾言之行與不行爲無所損益於是又有以警戒之　維祺按邢昺注疏及近世儒者解孝無終始謂孝無內無外無久無暫何嘗有終始

因心愛日豈患不及其論亦通第反覆上下文義終始原與第一章孝之始孝之終始於事親終於立身相應而患不及作禍患之患亦與下災害禍亂五刑大亂等語相合更爲嚴切令人悚然起畏

按孝無終始而患不及注疏皆以孝無終始截住患不及連末之有說其說甚費力呂氏不用其說以孝無終始而患不及合爲一句頗明然按正義中禍患之說亦經辨過今姑用之可也愚意終始不必泥始事親終事君始終二字只是說人不能盡孝道猶大學事有終始之終始字泛說更活或有始無終或始

終俱不能孝皆是無終始如此則禍必及之而夫子反言以致其決故云未之有　又一說無者無論也不及者力不足也人之行孝於其始則力足於始於其終則力足於終無論爲終爲始而患力不及者未之有也力未有不及者也備考

旨用天之道三句總提出養父母爲主庶人無別能只是養父母而巳此章分兩截上言庶人之孝下總結五孝

講此言庶人之孝而總結之也春夏秋冬天之道也用天之道而順時令以爲耕耘收藏高下燥溼各有

所宜地之利也分地之利而別土宜以種禾黍菽麥如是有以足衣食矣而又必謹懍持身而不敢肆節省財用而不及侈以奉養其父母節用則甘旨不匱有以養口體而謹身不貽親憂又有以養志庶人之孝不過如此而已　合而觀之人能力於行孝不求福而福至不然則有患矣故自天子至於庶人若不盡力所事孝無終始而禍患不及其身併見於家國天下者未之有也可不畏哉

三才章第七

疏天地謂之二儀兼人謂之三才曾子見夫子陳說五等之孝既畢乃發歎曰甚哉孝之大也夫子因其歎美乃爲說天經地義人行之事可教化於人故以名章次五孝之後

本義大全前章之語已終因曾子贊之而復極言本孝立教之義其下七章皆推廣此意而反覆言之

今文古文皆有古文天之經俱無也字今文爲三才章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

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注參聞行孝無限高卑始知孝之爲大也　經常也利物爲義孝爲百行之首人之常德若三辰運天而有常五土分地而爲義也　天有常明地有常利言人法則天地亦以孝爲常行也　法天明以爲常因地利以行義順此以施政教則不待嚴肅而成理也

疏高謂天子卑謂庶人言曾子既聞夫子陳說天子庶人皆當行孝始知孝之爲大也經常也利物爲義者經常即書傳通訓也易文言曰利物足以和義是

利物爲義也孝爲百行之首人之常德者鄭注論語云孝爲百行之本言人之爲行莫先於孝案周易曰常其德貞孝是人之常德也若三辰運天謂日月星辰以時運轉於天釋名云土者吐也言吐生萬物周禮五土十地之利言孝爲百行之首是人生有常之德若日月星辰運行於天而有常山川原隰分別土地而爲利則知貴賤雖別必資孝以立身皆貴法則於天地然此經全與左傳鄭子太叔答趙簡子問禮同其異一兩字而已明孝之與禮其義同　天有常明者謂日月星辰照臨於下紀於四時人事則之以

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故下文云則天之明地有常
利者謂山川原隰動植物產人事因之以晨羞夕膳
色養無違也故下文云因地之利此皆人能法則天
地以爲孝行者故云亦以孝爲常行也上云天之經
地之義此云天地之經而不言義者爲地有利物之
利亦是天常也若分而言之則爲義合而言之則爲
常也　法天明以爲常釋天之明也因地利以爲義
釋地之利也順此以施政教則不待嚴肅而成理者
經云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注則以政教相
就而明之嚴肅相連而釋之從便宜省也

陳注經常也天以生覆爲常故曰經義宜也地以承順利物爲宜故曰義則法也因憑也依也肅戒肅嚴威嚴也曾子因夫子陳說五孝而深歎其大故夫子以彌大之義告之言孝之爲道雖出於人心然天爲乾父不能外之以爲生覆之經地爲坤母不能外之以爲承順利物之義民生天地之閒不能外之以爲慈愛敬順之行是孝乃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夫以孝爲天地經常之理而民於此取法而爲行則孝本天下人心之所本然固有者故聖人上法天道之常明下因地道之義利惟順乎天下本然愛敬之孝

而導之是以敷之爲教則不待戒肅而自成發之爲政則不假威嚴而自治也

本義大全此因曾子之贊而推言之以明本孝立教之義曾子平日以保身爲孝不知孝之通於天地其大如此故極贊之而孔子言民性之孝原於天地天以生物覆幬爲常故曰經地以承順利物爲宜故曰義得天之性爲慈愛得地之性爲恭順卽是孝乃民之所當躬行者故曰民之行　孝者天地之常經而民所取以爲法則者但民不能自則聖人乃則之也經故常明義故利物則其明因其利以順天下愛敬

之心而立之政教是以教不待戒肅而成政不待威嚴而治者無他也蓋以孝爲天性之自然人心所固有是以化之神如此　上言天之經地之義下言天地之經而義在其中矣下又變經言明變義言利經常明義利物非有二也皆文法錯綜極變化之妙非聖人不能道或改利爲義非也　董鼎曰天以陽生物父道也地以順承天母道也天以生覆爲常故曰經地以順承爲宜故曰義人生天地之閒稟天地之性如子之肖象父母也得天之性爲慈愛得地之性爲恭順慈愛恭順即所以爲孝　朱鴻曰孝之爲道

在天爲常經一定而不可易在地爲大義裁制而得其宜在民爲懿行五常由之而爲德之本　草廬吳氏曰孝者天地之理民效法而行之旣分言天經地義又總言天地之經則義在其中矣

按天經地義只宜就人說不宜實說天地注疏三辰運天五土分地殊無謂陳注天生覆地承順亦是以孝屬天地說呂氏用董鼎之說謂得天之性爲慈愛得地之性爲恭順訓到性上便覺親切而仍以天生覆地承順作推原愚意以爲尤多一折不如只就性說蓋天地生人卽賦以性孝是性中帶來乃天地所

賦予之理此理經常便是天之經此理合宜便是地之義經義只是說在人之孝不必屬之天地也經義亦可互說故下文只云天地之經　夫孝稍斷乃天之經地之義民之所當行者也以人爲主　天地之經可補義字民則見成說惟其在人性中爲天經地義故則之以爲行　上面天經三句平列而天地之經串說其實上三句卽有串意也　民是則則字照中庸率性率字看　則天明因地利就上邊人說孝之理原於天地至明而且利先王則之因之以順天下之人心而爲政教則因固是有力字然亦不大費

力只是照依此理去做耳明跟經經常也合明字說只是有常故明耳利跟義義宜也合利字說只是得宜故便利耳利字卽孟子以利爲本之利注疏引易利物和義爲說深過一層矣至於以日月星辰言明山川原隰言利總屬不切順天下應上民行句順天下所以教之故接教說教須政以輔之故並說政不肅不嚴以其順也　天經地義云云與子太叔論禮同孰爲本文孰爲引用不可辨朱子疑之非苛論也

今只順文爲訓耳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

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

注見因天地教化人之易也君愛其親則人化之無有遺其親者陳說德義之美爲衆所慕則人起心而行之君行敬讓則人化而不爭禮以檢其跡樂以正其心則和睦矣示好以引之示惡以止之則人知有禁令不敢犯矣

疏言先王見因天地之常不肅不嚴之政教可以率先化下人也故須身行博愛之道以率先之則人漸其風教無有遺其親者於是陳說德義之美以順教

誨人則人起心而行之也先王又以身行敬讓之道以率先之則人漸其德而不爭競也又導之以禮樂之教正其心迹則人被其教自和睦也又示以好者必愛之惡者必討之則人見之而知國有禁也

陳注先王泛指古先帝王見教之可以化民承上因天地之常經而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來言先王身行博愛之道以率先斯民則人知愛親而無有遺棄其親者陳說德義之美以教誨斯民則人爲興起而未有不勉於行者先之以恭敬謙讓而爲斯民之倡則人相敬讓而不爭導之以五禮六樂而旗

陶淑之教則人皆秩然有禮雍然順適而和睦又示之以爲善者之必好爲不善者之必惡則人知國禁而不犯總見先王之順天下以化民而民之速化如此以結上文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之義也本義大全教承上不肅而成之教言政教皆可以化民而以孝立教其化尤神是以先王有見於此而必身先之也博廣也謂廣其愛於親也遺棄也陳布也導引也示昭明之也禁知所禁止而不敢犯也博愛敬讓以身前乎民故兩曰先之德義之美可布故陳之禮節樂和有節文聲容可引故導之善當好惡當

惡善有慶惡有刑可以昭明勸戒故示之此五者皆則天地之經以孝教民之目也民之化之捷於影響甚矣教之可以化民也

按教不肅而成政不嚴而治分言之則爲教爲政合言之政亦是教故承上但言教可化民下文先之以博愛五句總是教而政在其中雖不專指孝皆是順天下而教之也所以推其類而悉數之以申明政教不肅不嚴之義　疏謂身行博愛之道陳注用之注謂君愛其親呂氏大全用之謂廣愛其親而極中其說引證多端愚意終不敢謂然蓋博愛二字疑以加

之於親也時講謂博愛其民於博愛字義爲順爲上者身先之以博愛其民說箇先之便有民與愛意在內民皆知愛豈有遺其親者乎博愛卽仁也上仁則下亦仁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與此意相合　莫遺其親於孝爲切故爲五句之首下面興行不爭和睦知禁皆推開說邢注於是陳說又先又導又示數虛字可玩　兩先之身教也陳之導之示之言教也興行之行卽德義也爭與敬讓反禮樂陶淑故和睦示好惡總是禁民爲惡故云知禁好惡當屬上說邢疏陳德義以大臣言覺添設　時講或云先敬讓後導

以禮樂則是此二句相連非五句平列口氣矣不可從

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注赫赫明盛貌尹氏爲太師周之三公也義取大臣助君行化人皆瞻之也

疏孔安國日具皆也爾女也古語或謂人具爾瞻則人皆瞻女也　此章上言先王下引師尹則知君臣同體相須而成者謂此也皇侃以爲無先王在上之詩故斷章引太師之什今不取也

陳注引詩之意蓋言先王之存上者能教以化民而

爲民所瞻仰故民爲之速化也此借師尹以深贊夫
先王也
本義大全引詩小雅節南山篇以證教明於上民化
於下之意　鄭氏注義取大臣助君行化邢氏注謂
君臣同體相須而成殊非維祺按大學平天下章亦
引此詩朱子曰言在尊位者人所觀仰不可不謹又
曰古人引詩多斷章取意或姑借其辭以明己意未
必皆取本文之義
按注疏大臣助君似多一折不如陳注作借師尹贊
先王爲是然不但贊也有儆戒意

旨按天經地義民行云云推原孝本人性而爲所當行歸重在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三句政教所以順天下下文推原政教總以見順天下之意

章名三才是後人所加勿泥

講此章言孝道原於天地而先王順人之性以爲教也曾子問五孝之詳乃歎曰孝道天下甚哉孝之大也夫子又推其大之義以告之曰夫孝之理具於人心而秉賦由於天地乃天地之至理也於天爲經常於地爲合宜於人爲所當行也合三者言之蓋孝乃天地經常之理爲人之性而人於是則之率性而行

也然人爲氣拘物蔽有不能盡則者聖人乃則天常明之理因地便利之理以順人心固有之性而教之使知所以爲行焉惟其爲順也是以其教不待戒肅而自成其教民之政不待威嚴而自治人無有不孝也　夫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如此教之可以化民也彰彰矣先王有見於此是故其爲教非一端而已也務身先之以博愛其民使民皆知愛愛莫切於愛親莫有遺棄其親而不愛者矣又爲之陳說如何是德如何是義以使民行而民皆興起以德義爲行矣又身先之以恭敬謙讓而民皆敬讓無爭競矣又引導

之以禮節樂和而民被陶淑皆和睦矣又示之以善有賞爲所當好惡有刑爲所當惡而民皆知禁止不敢爲惡矣凡此者皆順天下以爲教故不肅而成不嚴而治也　夫化民者固民所瞻仰也詩小雅節南山之篇有云赫赫然太師尹氏民皆於爾瞻仰之也師尹尚爲民所瞻仰況人君乎若先王者可謂不愧爲民瞻仰矣

孝治章第八

疏夫子述此明王以孝治天下也前章明先王因天地順人情以爲教此章言明王由孝而治故以名章次三才之後也

大全今文古文皆有古文失於臣妾爲侮於臣妾故明王之以孝治也如此無也字今文爲孝治章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

注言先代聖明之王以至德要道化人是爲孝理小國之臣至卑者耳王尚接之以禮況於五等諸侯是

廣敬也萬國舉其多也言行孝道以理天下皆得歡心則各以其職來助祭也

疏此章之首稱子曰者爲事訖更別起端首故也言昔者聖明之王能以孝道治於天下大孝接物故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五等之君乎言必禮敬之明王能如此故得萬國之歡心謂各修其德盡其歡心而來助祭以事其先王經先王有六焉一曰先王有至德二曰非先王之法服三曰非先王之法言四曰非先王之德行五曰先王見教之此皆指先代行孝之王此章云以事其先王則指行孝王之考祖　此

釋孝治之義也昔者非當代之名明王則聖王之稱也是汎指前代聖王之有德者經言明王還指首章之先王也以代言之謂之先王以聖明言之則爲明王事義相同故注以至德要道釋之　五等諸侯則公侯伯子男舊解云公者正也言正行其事侯者候也言斥候而服事伯者長也爲一國之長也子者字也言字愛於小人男者任也言任王之職事也爵則上皆勝下若行事亦互相通舜典曰輯五瑞孔安國曰舜斂公侯伯子男之瑞則堯舜之代已有五等諸侯也五等公爲上等侯伯爲次等子男爲下等則小

國之臣謂子男卿大夫況此諸侯則至卑也曲禮云
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諸侯言列國者兼
小大是小國之卿大夫有見天子之禮也言雖至卑
盡來朝聘則天子以禮接之按周禮掌客云上公饔
餼九牢飧五牢侯伯饔餼七牢飧四牢子男饔餼五
牢飧三牢三等其五等之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
唯上介有禽獻其卿大夫士有特來聘問者則待之
如其爲介時也是待諸侯及其臣之禮也是皆廣敬
之道也　詩書之言萬國者多矣亦猶言萬方是舉
多而言之不必數滿於萬也皇侃云春秋稱禹會諸

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言禹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而置九州九州之中有方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計有萬國也因引王制殷之諸侯有千七百七十三國也孝經稱周諸侯有九千八百國所以證萬國爲夏法也信如此說則周頌云綏萬邦六月云萬邦爲憲豈周之代復有萬國乎今不取也言行孝道以理天下皆得歡心則各以其職來助祭也者言明王能以孝道理於天下則得諸侯之歡心以事其先王也各以其職來祭謂天下諸侯各以其所職貢來助天子之祭也

陳注夫子言昔者明王之以孝道而治理天下也推其愛敬之心至於附庸小國之臣尚不敢有所遺忽而況於公侯伯子男大國之臣乎以此之敬所以合天下大小萬國之衆而皆得其歡悅之心以此事奉其先王則尊養之至而明王能以孝道倡其化於上矣

本義大全此又廣上文教可化民之意而極言之言明王見理最明故以孝治天下愛敬其親不敢惡慢於人雖小國之臣尚不敢忘況公侯伯子男五等之諸侯乎故得萬國歡悅之心尊君親上同然無閒

人心和而王業固社稷靈長世德光顯以此事其先王孝道至矣教之本立矣　草廬吳氏曰天子諸侯無生親可事故以事其先王先君爲孝或曰子謂天子諸侯無生親可事獨無母存者乎曰聖人立言舉尊以包卑故上章及此章與中庸論武王周公皆以宗廟事死之孝而言若有母存則事生之孝固在其中　維祺按草廬謂無生親可事又云有生母可事然謂之明王則豈必無一王有生親可事乎如舜之瞽瞍漢高之太上皇非生親耶此特舉其重者而言生父生母固在其中不然下何以言生則親安之也

其生則親安獨爲卿大夫以下發耶　又按鄭氏謂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言孝道以理天下皆得歡心以其職來助祭祺謂得歡心所包者廣不止言助祭

按以孝治天下以字有力趕至子男乎語氣方住下用故字接是轉語孝治處全在不敢遺云云非以得萬國歡心事先王方爲孝治也以小國之臣形出五等諸侯皆不敢遺忽陳注以五等諸侯之臣言未是敬禮偏於萬國故能得其歡心事先王還是明王自事萬國皆歡心而明王所以事先王者尊養無遺憾

矣助祭之說呂氏已辨之　草廬吳氏以得萬國之歡心爲孝之效驗乃所以見其事先之孝其說未然還是得萬國歡心以事先王方完得孝之分量耳得萬國歡心貢獻亦所應有但事先王不專在此親安鬼享在後此處且就事之無憾說勿犯安享意

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

注理國謂諸侯也鰥寡國之微者君尚不敢輕侮況知義理之士乎諸侯能行孝理得所統之歡心則皆恭事助其祭享也

疏此說諸侯之孝治也言諸侯以孝道治其國者尚不敢輕侮於鰥夫寡婦而況於知禮義之士民乎亦言必不輕侮也以此故得其國內百姓歡悅以事其先君也　易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是諸侯之國上言明王理天下此言理國故知諸侯之國也鰥寡國之微者君尚不敢輕侮者按王制云老而無妻者謂之鰥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天下民之窮而無告者也則知鰥夫寡婦是國之微賤者也言微賤者君尚不輕侮況知禮義之士乎釋經之士民詩彼都人士左傳曰多殺國士此皆謂指有知識之人不必居

官受職之士謂民中知禮義者諸侯能行孝理得所統之歡心者此言諸侯孝治其國得百姓之歡心一國百姓皆是君之所統理故以所統言之則皆恭事助其祭享也者祭享謂四時及禘祫也於此祭享之時所統之人則皆恭其職事獻其所有以助於君故云助其祭享也

陳注一命以上爲士諸侯皆有卿大夫止言士者舉小以見大耳百姓謂百官宗族先君始受命爲國君者也夫子言諸侯分治一國者也當體明王孝治天下之心而亦以孝治其國推其愛敬之心以及於國

人卽至於鰥寡之微亦不敢侮慢之而况於士民乎以此之故所以合國中百官族姓之衆無不得其歡悅之心以此事奉其先君則可謂能體明王孝治之心以爲心而成化於國矣

本義以此教諸侯而治一國者不敢侮慢於無妻之鰥無夫之寡况知禮義之士與齊民乎緣此故得一國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

按鰥寡是窮民士民之民是平民有分　百姓指民以下該上陳注以爲百官族姓未是　事先君亦不必言助祭享

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

注理家謂卿大夫臣妾家之賤者妻子家之貴者卿大夫位以才進受祿養親若能孝理其家則得小大之歡心助其奉養

疏說卿大夫之孝治也言以孝道理治其家者不敢失於其家臣妾賤者而況於妻子之貴者乎言必不失也故得其家之歡心以承事其親也　理家謂卿大夫者案下章云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禮記王制曰上大夫卿則知治家謂卿大夫臣妾

家之賤者按尚書費誓曰竊馬牛誘臣妾孔安國云誘偷奴婢旣以臣妾爲奴婢是家之賤者也妻子家之貴者案禮記哀公問於孔子孔子對曰妻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是妻子家之貴者也　卿大夫位以材進者案毛詩傳曰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是位以材進也受祿養親者受其所稟之祿以養其親若能孝理其家則得小大之歡心者謂小大皆得其歡心小謂臣妾大謂

妻子也助其奉養者案禮記內則稱子事父母婦事舅姑日以雞初鳴咸盥漱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問衣燠寒饘酏酒醴芼羹菽麥蕡稻黍粱秫唯所欲棗栗飴蜜以甘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此皆奉養事親也天子諸侯繼父而立故言先王先君也大夫唯賢是授居位之時或有俸祿以逮於親故言其親也注順經文所以言助其奉養此謂事親生之義也若親以終沒亦當言助其祭祀也明王言不敢遺小國之臣諸侯言不敢侮於鰥寡大夫言不敢失於臣妾者劉炫云遺謂意不存錄侮謂忽慢其人失謂不得

其意小國之臣位卑或簡其禮故云不敢遺也鰥寡人中賤弱或被人輕侮欺陵故云不敢侮也臣妾營事產業宜須得其心力故云不敢失也明王況公侯伯子男諸侯況士民卿大夫兄妻子者以王者尊貴故況列國之貴者諸侯差卑故況國中之卑者以五等皆貴故況其卑也大夫或事父母故況家人之貴者也

陳注夫子又言卿大夫各治一家者也亦當體明王孝治天下之心而以孝治其家推其愛敬之心卽下及於臣妾曾不少失其心彼疏賤者尙如此而況於

妻子之親貴者乎以此之故所以合一家之衆無貴無賤無親無疏而各得其歡悅之心以此事其父母則可謂能體明王孝治之心以爲心而成其化於家矣

本義大全以此教卿大夫士庶人而治一家者不敢有徳失於臣僕妾侍之疏賤況妻子之貴而親乎緣此故得一家人之歡心以事其親　此二段皆言明王孝治天下之教有以感化之非謂中一節爲諸侯之孝末一節爲卿大夫士庶之孝也如此看方爲周帀且觀末節結語云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可

見

按不敢遺不敢侮不敢失自是推愛敬於親之心以及之所謂以孝爲治也　以一家言若治家不善人獲怨心則親必不喜中庸所謂宜室家樂妻孥方得父母順正是此意國與天下可推矣　事其親是自己事不可謂助養

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

注夫然者上孝理皆得歡心則存安其榮沒享其祭上敬下歡存安沒享人用和睦以致太平則災害禍

亂無因而起言明王以孝爲理則諸侯以下化而行之故致如此福應

疏此總結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孝治也言明王孝治其下則諸侯以下各順其教皆治其國家也如此各得歡心親若存則安其孝養沒則享其祭祀故得和氣降生感動昭昧是以普天之下和睦太平災害之萌不生禍亂之端不起此謂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能致如此之美　皇侃云天反時爲災謂風雨不節地反物爲妖妖卽害物謂水旱傷禾稼也善者逢殃爲禍臣下反逆爲亂也　按上文有明王諸侯大

夫三等而經獨言明王孝治如此者言由明王之故也則諸侯以下奉而行之而功歸於明王也故致如此福應者福謂天下和平應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陳注生謂父母存時祭謂沒後奉祀安者其心無憂享者其魂來格也人死曰鬼氣屈而歸也災害如水旱疾疫之類生於天者禍亂如賊君弑父之類作於人者上文既言天子諸侯卿大夫皆以孝治天下國家而得人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先公與親此又總承上文而言夫惟如此故生而養則親安之沒而祭則鬼享之是以普天之下和睦太平和則無乖戾之氣

而災害不生平則無悖逆之爭而禍亂不作總緣明
王身爲率行孝道於上而諸侯以下化而行之故明
王之以孝治天下也有如此之美也
本義承上三節誠然故親生而存則安其養而心志
和親歸而鬼則享其祭而魂魄寧盡天地間無一非
孝所薰蒸心和氣和天地之和應之天下無不歸於
太和蕩平而災害禍亂自潛消默化矣　故總結之
曰此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蓋由天子身率於
上諸侯以下儀而行之故能如此也
按夫然讀斷生則親安承事其親祭則鬼享承事先

王先君亦只是大概如此說不可泥定　天下和平云云似不干親安鬼享之事總是從不敢遺不敢侮不敢失以得歡心來　舊注云上敬下歡訓夫然二字存安沒樂謂生祭二句人用和睦以致太平云云謂天下和平三句上敬下歡貫下兩層非以人用和睦承存安沒享也　明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比首節推開一層首節以孝治天下只就不敢遺說此處則連諸侯卿大夫皆明王之孝治所及也

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注覺大也義取天子有大德行則四方之國順而行

之
疏夫子述昔時明王孝治之義畢乃引大雅抑篇贊美之也
按覺訓大爲是呂氏大全引虞德園之說以覺爲具知交徹的妙處是姚江一派話大抵呂忠節之學自姚江而晴川而西川而雲浦淵源有自故未免多引王門諸人之說以江孝經耳　先王以孝治天下有大德行也諸侯卿大夫各以孝治四國順而行之也
旨按此章重明王以孝治天下句故首尾兩提此語明王孝治天下有數層意當分析不敢遺小國之

臣是明王推愛敬以及人正是以孝去治天下得萬國歡心以事先王是以孝治天下而益成其孝也諸侯卿大夫又是因明王之孝治而各以孝治總成明王之孝治也親安鬼享至禍亂不作是說效

講此言孝治以見孝之大也子曰昔者明王在上不止自盡其孝而其以孝治天下也推愛敬之心以及人雖小國之臣來朝亦隆其禮遇不敢遺棄而况於見公侯伯子男五等之君有不隆其禮遇者乎不敢遺故能得萬國之歡心同然無閒王業鞏固社稷靈長以事其先王而何非明王之孝乎　諸侯法明王

之孝治天下而以孝治其國卽其國中鰥寡無告之人亦不敢侮慢而況於爲士民者敢侮慢乎不敢侮故能得國中百姓之歡心國祚久安以事其先君而益成其孝矣　卿大夫法明王之孝治天下而以孝治其家卽其家中僕婢至賤之人亦不敢失其意而況於妻子之貴者敢失其意乎不敢失故能得其家人之歡心門內雍穆以事其親而益成其孝矣　夫惟不敢遺不敢侮不敢失而得歡心有然故以之事親於生則親安之事先王先君於旣沒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氣翔洽太平無事天運之災害不生人事

之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其極功至如此　夫明王之孝治明王之德行也諸侯卿大夫之孝治四國之效明王也詩大雅抑之篇有云一人有大德行爲之標準則四國皆順之而行以觀孝治詎不然哉

孝經詳說卷二終